

清明节特别策划

又至清明。广西凭祥市南山烈士陵园，丝丝细雨从灰蒙蒙的天空落下，滋润着这方神圣的土地。一如过去20多年来的每一个清明节，年近花甲的严芝云来到烈士李银国的墓前，喃喃细语：“银国大哥，我又来看你了。20多年了，你父母交代的事我都记着呢。如今，你的父母不在了……”

场景——那是烈士李银国牺牲后的第19个清明节，他年迈的父母来到了墓前。抚摸着儿子的墓碑，两位老人痛哭失声。临别，两位老人紧紧握着严芝云的手：“小严，我们一把老骨头了，以后怕是来不了，请帮忙替我们多来看看他……”

你守护，我们老两口也就放心了。”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，严芝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从那时起，她每年清明都替老两口给李银国烈士扫墓，一转眼已经22年。22年过去，严芝云已青丝变白发。烈士用生命完成了守护边关的使命，她用炽热的爱守护着烈士的英魂。

的联络员。40多年来，从她走进边关军营，为官兵们拍照的那一刻起，她的人生便与烈士、烈士的家人和老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又是一年清明节，仰望南山烈士陵园那高高耸立的烈士纪念碑，凝视那无数英烈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热血方阵，严芝云默默躬身，向一个个不朽的英灵致敬。

一位女摄影师的相册里，封存着许多烈士走上战场之前的鲜活面容——

“那些青春洋溢的笑脸，我永远记得”

■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宋邦稳 冯强

特稿

“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多想再听听他们叫我一声‘严二姐’”

清晨，严芝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，眺望远方的群山出神。良久，她折身走进屋里，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老相册，坐在客厅沙发上仔细翻看。

一张张老照片，仿佛青春岁月的日历，复活了一张朝气蓬勃的脸庞。时光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，她的脸上荡漾出幸福的光芒——

“严二姐来了，大家快来照相啦！”她背着相机走进军营，一群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围过来……

那是1978年，严芝云高中毕业，跟着父亲严珍章学起了摄影。父亲的照相馆，就开在部队营区附近。

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闲暇时给家人写信，是官兵们最深情的告白；信里附上一张英姿飒爽的军装照，是一种时尚。

当时，部队来了新兵，要照相的人多，忙不过来，父亲就把她和哥哥都带去帮忙。

第一次到连队拍照，新兵们可能觉得她一个小姑娘不太会拍照，只有指导员一个人让严芝云拍。

照片洗出来后，大家一比较才发现，严芝云拍的也挺好。从那以后，大家拍照都主动找她。

因为在家中同辈女孩里排行第二，“严二姐”这个亲切的称呼，被官兵们叫开了。

“刚入伍的新兵喜欢和武器一起合影，人站得笔直笔挺；老兵则喜欢随意自然一些，或者几个要好的战友合影……”回忆往事，严芝云一脸笑容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。

上前线前，拍一张照片，留给亲人，也留住自己青春洋溢的笑脸，是官兵们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更是视死如归的宣言。

此刻，严芝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彩色老照片上，这是她给烈士祝毓飞拍的一张老照片。

照片上，祝毓飞戴着红五星帽，穿着绿军装，笑意盈盈，英姿勃发……

严芝云清楚地记得，1982年的那一天，她来到新兵连，新兵祝毓飞见面就是一口浓浓的海南口音：“严二姐，我也想照相，莫（没）得钱得不得（行不行）咯？”

“可以啦，没问题的！”拍好照，她在本子上记下祝毓飞的名字和对应的胶片号，也记住了这个高高瘦瘦、皮肤黝黑、性格开朗的海南小伙子。

下连后，祝毓飞在周末还会找严芝云拍照。

每次拍照，他都会说：“严二姐，把我照得帅帅的哈，寄回家去好找对象！”

每次拿到相片后，他都会笑呵呵地说：“照得这么帅，谢谢严二姐啦！”

可有一次，祝毓飞的相片洗出来，他却很久没来取。从他的战友口中，严芝云才知道，祝毓飞已牺牲在战场上——

1984年4月29日，他冒着猛烈的炮火勘察、修复通信线路时，被炮弹弹片击中。

“年轻开朗的他，连场恋爱都没谈过，怎么说就没了呢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严芝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祝毓飞生前的这张照片，成



图①：今年清明节，严芝云祭奠烈士。22年来每一个清明节，她都要到烈士陵园祭奠英烈。图②：烈士许承作上前线前，严芝云为他拍的生活照。没想到，这成了他生前最后的影像。图③：这是烈士祝毓飞拍了准备寄给家人的彩色照片。祝毓飞牺牲后，照片无人取走，严芝云将它放在自己的相册里珍藏。图④：年轻时当民兵的严芝云。（图片由严芝云提供）

为她永远的珍藏。

“有的官兵牺牲了，照片成了烈士生前最后的影像，也成为他们家人一生的珍藏。”如果不是摄影，严芝云也许永远无法体会一个鲜活生命变成一张冰冷照片的残酷。

那些日子，官兵们笑着在相机前拍照，她却经常躲在相机后面哭。

拍完照片，开赴前线，官兵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没有一个人畏惧、退缩。那些烈士生前对着严芝云的镜头，留下了最灿烂的笑脸。

离家还是翩翩少年，归来已是英雄忠魂。让严芝云无限伤感的是，有的官兵拍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及取回家，人就牺牲了。

严芝云留存着这样一张彩色老照片——烈士许承作戴着红五星帽，身穿军大衣，眉宇间英气逼人。

当时，彩色照片要送到南宁才能洗印。遗憾的是，等到照片洗出来时，许承作已壮烈牺牲。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见过一张自己的彩色照片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严芝云端详着这些老照片，不断念叨着一个名字：“如果他们还活着，一定过得很幸福；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多想再听听他们叫我一声‘严二姐’。”

1988年8月，严芝云出嫁，照相馆交给了哥哥严贵打理。后来，部队撤编，照相馆搬去了宁明县城。

如今，照相馆又传到了严芝云侄子严焕恒手里。但为前来祭扫的烈士家人和老兵拍照的事，严芝云从没断过。

早些年，严芝云留有不少老照片。不少烈士的家人和战友在她这里找到了烈士生前的最后遗照，也为他们了却了许久的心愿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她要照片，影集里照片越来越少。“严二姐”这个称呼，也只有当年的老兵们还记得。

“对我来说，他们是谁不重要，只要知道他们是烈士的家人和战友就够了”

严芝云家的客厅正中央，一幅数千人的大合影格外醒目。

“我是里面唯一一位既不是老兵，也不是烈属，更不是党政军领导的人！”严芝云指着照片介绍。言语中满是自豪，仿佛这张老兵和烈士家属的千人合影是一本至高无上的荣誉证书。

这张照片是2011年拍下的。那年，全国各地的老兵和烈士家人齐聚凭祥，开展祭奠烈士活动。

那些天，协调陵园、联系吃住，带他们看边关风景、品特色小吃……严芝云跑前忙后的身影，感动了许多烈士家人和老兵。

和墙上的大合影一样，说起手机微信里的联系人，严芝云也满是成就感：1200多名好友里，大多是老兵和烈属，有的她没见过。但他们都知道，边关有个“严二姐”，到了凭祥先找她。

“对我来说，他们是谁不重要，只要知道他们是烈士的家人和战友就够了。”严芝云说，“他们的家人长眠在边关，他们来了需要有个带路的人。”

当年，严芝云出嫁后，生活过得平静而幸福；每天相夫教子，闲暇之余做点边贸生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她说：“与那些牺牲的英烈相比，我很知足。”

有人说，只有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，见过流血牺牲，才会更加明白和平的可贵。

当真正走近烈士，走到烈士家人中间，严芝云真切感受到，烈士牺牲带给亲人的悲伤有多大；当凝视烈士的墓碑，享受眼前的和平时光，她才更深刻

体悟到，烈士牺牲带来的价值有多大。很多次夜入梦乡，严芝云都梦见当年那些青春洋溢的笑脸。这让她萌发了“一定要为烈士做点什么”的想法。

“善待烈士的亲人，就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。”严芝云决定以另一种方式纪念英烈：当好烈士家属和战友的联络员。

“他们远道而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就让我尽地主之谊吧。”严芝云说。

1995年清明节前夕，陈许生等4名老兵从湖南不远千里前来边境祭扫烈士。

尽管凭祥不大，但4个人兜兜转转了两天，却没能找到战友的墓碑。站在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，望着熟悉却又陌生的“第二故乡”，他们怅然若失。无奈之下，他们想到了“严二姐”。

接到陈许生打来的电话，严芝云放下手头的事，带着他们去了分布在市里不同地方的3个烈士陵园。

从一个陵园到另一个陵园，从一块墓碑到另一块墓碑……终于找到牺牲战友的墓碑时，4名老兵似乎少了一份忧伤，多了一份久别重逢的欣慰。

“老兵想见已故的战友，烈士的家人又何尝不想念久别的亲人？不能寒了他们的心，让生死两隔的人们再留下遗憾。”从此，严芝云的电话成了热线电话，被烈士家人和老兵反复拨打。

慢慢地，联系的人越来越多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严芝云忙得整天不着家。

实在忙不过来，她就动员丈夫黄强：“当年，他们年纪轻轻在这里保卫边关，有些人把命都留在这里了，如今他们的家人和战友千里万里来祭奠，我们不能寒了他们的心。”

严芝云说得真切，说得动容。通情达理的丈夫，成为她背后的依靠。她忙着给老兵和烈属联络祭扫，丈夫成为她的“专职司机”，尽心尽力支持她。

一次，几名老兵到处寻找一位当年在猫洞洞帮他们洗衣服、做饭的肖阿姨。老兵们说，肖阿姨是他们的恩人，很

想再相见她。严芝云夫妻俩历时3年，终于为老兵们找到了他们的恩人肖阿姨。

2014年清明节，几名南昌籍老兵来到凭祥，祭扫完牺牲战友后对严芝云说：“严二姐，我们想去老连队看看，能帮我们找找老连队在哪吗？”

那是他们退伍回乡后第一次回到广西边防，可当年的老连队已几经改编移防。

“无论如何，也要圆老兵们这个心愿！”严芝云多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老连队，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前往。

走进阔别几十年的老连队，几名年近花甲的老兵百感交集、老泪纵横，严芝云也跟着流下热泪。

“他们去了，把幸福安宁的生活留给了我们，我要替他们的亲人守护好他们的英魂”

“阿姐，今年去不了，想请您替我给弟弟扫一下墓！”清明节前夕，烈士樊容锦的哥哥给严芝云发来信息。

严芝云第一次见樊容锦的哥哥，是在3年前。那天，到了凭祥，没能找到弟弟安息的地方，哥哥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，瘫坐在地上呼喊：“弟弟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一家人找你找得好苦啊！”

这是弟弟樊容锦牺牲30多年来，他代表父母第一次踏上西南边陲的土地。此前，烈士樊容锦的父母一直不愿面对痛失爱子的事实，没人时总是悄悄抹泪。

严芝云陪着樊容锦的哥哥，在几个烈士陵园内四处寻找。从凭祥市到宁明县，严芝云一路带着他，终于找到了樊容锦的墓碑。

“我跟我弟最亲。”抚摸着墓碑，樊容锦的哥哥哽咽着，向他描述自己那个“个子高、长得好、文化高、脾气也好”的英俊

弟弟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向严芝云请求：“阿姐，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但我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不能经常过来，您有空时，能不能替我给弟弟扫扫墓？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严芝云。渐渐地，许多老兵已不再叫她“严二姐”了，而是直呼她“阿姐”。

这个称呼，让严芝云心里暖暖的。在她看来，“阿姐”要比“严二姐”更亲近，像一家人。越是融入烈士家属和老兵的世界，她越感到，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。

“他们去了，把幸福安宁的生活留给了我们，我要替他们的亲人守护好他们的英魂。”当听说有的烈士亲属或因为路途遥远，或因为经济拮据，或因为年龄大了，难以每年前来祭奠，严芝云就会替他们探望烈士，捧上一束花，带上几瓶酒、几包烟，去烈士墓前尽一份心。

有时，她会细心地记下烈士家人的话，写在小纸条上。扫墓时，她会在烈士墓碑前动情地念完这些话，然后把字条烧掉。

烈士王宝顺和夏宗金牺牲多年，长眠在法卡山烈士陵园。几十年来，他们的指导员赖志林和战友们一直在寻找他们的家人，但始终没能找到。

“英雄不怕牺牲，就怕被人遗忘。”每次前来祭扫烈士，赖志林都会对严芝云说：“这两位烈士的家人，如今都还没有找到，阿姐您有空过来祭扫时，代大家给他们上束香、敬杯酒。”

“这些墓碑上的年龄数字，出现频率最多的是20岁、21岁、23岁……他们还那么年轻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，也是我的亲人，我会永远守护着他们。”严芝云不仅多年祭扫王宝顺和夏宗金的墓地，那些鲜少有亲人前来祭扫的烈士墓，她都一一祭奠。

替烈士的家人守护烈士，这是一个没有承诺的承诺。这承诺，要用一生的守护去兑现。严芝云说：“那些青春洋溢的笑脸，我永远记得，我不想他们在这里太孤单。”

有人说，今天的幸福是烈士的鲜血在大地上浇灌出的鲜花。生活在幸福安宁的今天，严芝云比许多人更懂得这份幸福的来之不易。

让她特别欣慰的是，随着各级对烈士越来越重视，边关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祭扫烈士的队伍中。

今年，随着清明节的临近，严芝云的微信群里，老兵和烈属们又开始筹划祭扫烈士的事情了。受疫情影响，严芝云建议组织“网络祭扫”，得到了凭祥市有关部门的支持。

祭扫那天，严芝云和志愿者们点燃了香烛，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每一块墓碑旁。空旷的陵园内，红旗招展，鲜红一片。

严芝云在每一块烈士墓碑前驻足，对每座烈士墓拍几段短视频和几张照片，再发到对应的群里，以此慰藉他们亲人的思念之情。

当她走到烈士祝毓飞的墓碑前，看着墓碑上那张贴在瓷片上的黑白照片，又忍不住想起当年的情景——仿佛那些时光就在昨天，就在眼前。

她慢慢蹲下来，像是过去给祝毓飞照相一样，从不同角度拍了照片和短视频，发给了祝毓飞的姐姐祝琼，也发到了海南籍老兵的群里。

她的眼前，那个眼神透亮、笑意盈盈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勃发之气的年轻阿弟又回来了……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

第694期

